



重修合州城記

州牧黃叔顥介亭

合州古巴濮國也北枕龍多東列華銀銅梁龜  
鹿鎔布西南其漕流域下蜿蜒數十里出峽而  
東趨者嘉陵涪宕三江也形勝扼川東之要不  
可無城而城則始於唐遷於宋復修於明距今  
又二百餘年矣風雨剝蝕壁壘空存署牧冀公  
宣明創議捐修紳士應以名者時不乏人陞牧  
王公爾鑑列其狀以上報可署牧段公琪遂卜  
吉而興工焉余於丙戌冬下車闕城修僅三分  
之一士庶捐項支發殆盡蹙然與州尉陳君大

文籌所以竣工策爰率首事加勘覆估廣爲勸導維時諭捐義穀羽檄星馳滇省軍興協濟牛馬合人好義急公均欲出家貲自効余見可止者止之其必不可止者出俸廉代之民知余用一緩二遂併力於城踴躍捐輸越二年而大工告竣州尉陳君據首事之請囑爲記余登城周覽喟然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修城之舉卽王公設險之意也大臣謀國惟懷永圖制府下修城之檄寧爲保障毋爲繭絲牛毛也是役也經始於丙戌之春落成於戊子之冬

益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銖銖而稱寸寸而度費一萬八千有奇則太山之不讓土壤河海之不擇細流也夫民樂於觀成難與圖始其佐予省試不避嫌怨者則州尉陳君大文收掌簿書會計允當者則首事彭生盛祚能使項無靡費工歸實用者則又督工首事韓占元李清選覃仕麟張瓊山鄢時旭王建昌也例得脩書以垂不朽

合州牧吳興張公畫像碑記 進士 張衡猷 方崖

合陽爲蜀名郡我

國家軫念民瘼澄清吏治有餘年間刺是邦者莫不有政績可書然不過因陋就簡補苴一時而已未有務其遠大而厲力殫慮以及於無窮者乾隆十七年吳興張公來刺合潔已愛民興行勸學歲乙亥

皇上詔天下督撫各保舉堪勝知府之任者以聞蜀大憲以公訟理第一登薦牘入

覲而列邦之借寇者無虛日矣百姓恐留之不能得相告留公像白於公公弗許曰撫字之勞余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然六年之間署眉州一載守

寧遠一載今又奉文署達州奔走道塗無有寧歲寔無澤以及爾百姓諒余之素不任受怨足矣余既安其俗之淳又何敢任受德無以像爲留余面目以增余愧衆再拜稽首曰不伐已功不矜已能公固學道譙讓者也然食其德而忘所自來悖孰甚焉且夫解衣推食施惠於耳目之前者有時而已處心積慮造福於數世之後者無時而盡公於吾合益有不朽之功焉非一二世所能盡者也合下流三十里許有鑿梁橫踞江中爲州患自古迄今未之有改也公毅然

鳩工鑿平之是爲合除一險而爲天下人除千  
百年之患也雖在一隅而夷難之心無所底極  
非公孰能爲之合士多瘠文學之不振久矣公  
始至延名師教之且慮其後無以繼也躊躇久  
之未得所志後僧之無賴者以蕩產訟公急請  
於上遂撥雲峯隆興及棗峯諸寺田歸諸學每  
年計租之所入爲師生資於是東修有餘膏火  
有出而單寒拮据之子皆得以力學而無憂然  
道德本也文藝末也徒弄文墨以邀利達而不  
步武聖賢非朝廷立教之意公甚懼焉欲崇先哲

以樹芳型昭茲來許乃見忠介鄒公祠狹隘幾  
圯捐俸倡衆起而新之郡以爲書院傳諸生誦  
習其中朝夕瞻依而知其所取法則後生小子  
之先自振拔者出爲名臣處爲善士卓然以節  
義文章雄天下亦誰非公之賜哉嗚呼昔之蒞  
茲土者或以明察著或以寬厚稱非無足紀而  
愛之厚思之深流澤之遠且久則自前始未見  
也而謂吾民其忍忘之哉公無以禁衆請工繪  
其像像成屬記於方崖張衡猷猷曰漢初龔黃  
諸君子所居民化所去民思以不撓以文法而

委任人也後有守成之樂故不憚其圖始之難  
今傳舍如驛矣而公以一日之職卽懷千載之  
憂皇皇然惟以能爲者力諸已其視民如子之  
心卽求之古循吏中又豈可多得者耶吾合旣  
食其德則奉其像而俎豆之也固宜第猷賤而  
無聞不能爲雅頌音以張揚盛德如老泉記益  
州而系以詩歌使傳頌遍宇內以益彰其賢名  
奈何衆曰不然公之爲德於合固有足與江河  
益永學校益存者初不繫於言之文不文也予  
惟據其實而紀之以志不忘且他日天子詔祀

有益於民者若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名父故事  
庶有所考而列之傳云爾猷不敢辭遂爲之記

聯珠洞記

郡人 黃道中 斗南

州城林刹之竒在接龍庵庵之竒在洞洞凡八  
啟其七在菴後以高偈深悶鬱不可遊其一在  
東首窈而曲軒然而明深廣可丈餘入則左壁  
微有罅穿罅視豁然開則又得一洞州尉沈公  
大異之因罅微鑿使可通人人往來度罅若貫  
珠故顏其門曰聯珠辛丑正月二日子與友人  
劉蔚亭往遊大喜出望外取琴彈之聲外有聲

增吹鏜鏘若無射歌鐘之競奏於房也詠詩詩  
 韻堂皇如無數人相贈答彈棋丁丁聲錯落如  
 入奇陣酣閑莫測兵多少皆聯珠力也洞居城  
 巘叢篁上蔭雨朝風夕杳靄吐雲放眼前眺兩  
 水如帶魚城龍游銅梁學士諸山如在几席間  
 真名都之幽勝也噫異矣予聞神禹發石委宛  
 金簡玉字書在焉而吾蜀文翁談經石室化侔  
 齊魯接龍濂溪立齋祠故地州人於茲絃誦焉  
 沈公治是洞豈徒為遊覽計乎公諱懷瑗會稽  
 人胷次淡遠所表章吾州各勝以百計茲洞尤

有深意焉予故樂記之予亦非為遊計也

重修合州廟學碑記

州牧

周澄

乾隆五十年春 太學辟雍成璧 圓象天壅水  
 象教化流行令月元日

聖天子臨雍養老舉行千叟宴樂奏雅頌禮隆揖遜

穆穆皇皇曠代一遇澄時入都引

見觀聽盛典猗歟休哉夏四月承乏茲土披籍觀風  
 士恂謹民樸茂號稱易治請

文廟行釋奠禮見宮牆逼近城闈居廡環匝類池淤

塞樞星戟門殿廡暨 崇聖祠傾圯頽敗莫蔽

風雨詢學舍生成謂 廟舊荒蕪壬寅夏漲湮  
 於迤流前刺史左修緒亟勸捐以疾解組歸事  
 遂寢 澄 志期整頓藉手無階越明年丙午幸吏  
 民安 澄 之拙 澄 亦樂風俗之淳也乃召州人士  
 謀曰合之學宮宋景祐中郡將徐公創於涪江  
 南元祐元年郡守劉象功石照令楊廷傑憫憂  
 秋漲溢學者退無所歸始徙今地張崇古王立  
 因之明知州趙友能唐珣宋琢王下賢皆增修  
 洪治四年知州金祺售民居十有一家益廣其  
 基建齋房十二稱極盛焉兵燹後蕩然無存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署州篆溫恂奉檄重修 大

成殿 崇聖祠東西廡四十年知州常學易增

葺名宦鄉賢櫺星頰池奎閣六十一年州掾周

仁舉重修兩廡戟門乾隆十一年知州施廷筠

建尊經閣知州宋錦補修櫺星頰池嗣是修葺

弗聞復遭江漲汨沒毀廢行將鞠爲茂草矣 澄

欲從而新之力縣難肩特捐清俸百兩首爲諸

君勸僉曰唯因與學正劉敬臨訓導胡秉定吏

目童昇陽估工庀材方慮工之浩且大甫匝月

州人士踴躍樂輸不煩里甲已欣集千餘金爰



命董事鳩匠拓基辨方正位先監廊廡暨營  
禮殿砌以玉甃繚以崇垣飾戟門之宏敞聳櫺  
星之喬皇闕角翼如豐坊屹如奎閣轟如類池  
浚深清流滂如戟門以外鐘有楹鼓有篋執事  
更衣皆有所櫛星門外爲齋宿爲省牲爲畧飭  
爲碑爲亭名宦鄉賢禋隆左右忠義節孝祠副  
東西由青雲路達而上 崇聖祠尊經閣率者  
敗者漫漶者靡不鮮之易之崇而升之內自甬  
道以至通衢旁及明倫堂煥然一新於顯新也  
既闕且康斯文之壯觀也竊思修廢舉陞守士

之職訓俗型方士子之責合爲巴濮名郡素稱  
文獻漢唐以來人文蔚起有明一代登賢書列  
甲科歲且五六人最著者理學則有趙性羅志  
冲張宗範相業則有胡世賞諫議則有譙君黃  
謩諤則有王俊民及鄒智之抗疏李實之回鑿  
他如李陽冰董盡倫父子蘇孚陶舜臣董之威  
程宇庶歐陽調律輩或以忠義傳或以文章著  
豈非山川之氣磅礴鬱蒸特鍾偉人耶豪杰之  
士無所待而興矧世載其英宜如何取法而後  
無愧於聖人之徒耶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士生斯土誠義理以養其心  
廉隅以勵其行毋以饑寒卑其志毋以浮文飾  
其學處爲端士出爲名臣媿矣鄉賢追蹤往哲  
州雖小鄒魯可企矣我

國家重熙累洽

聖天子稽古右文黨庠術序遍於遐陬今 廟之成  
適在辟雍旣建之後亦千載一時也工之興經  
始於丙午三月告竣於丁未八月計 廟基廣  
十四丈深五十二丈屋以楹計者二百有四垣  
以丈計者百有五十池橋通水者三濶六丈深

丈有二尺至籩豆簠簋傳古泰今共若干器總  
費捌千捌伯緡有奇是役也貲財出納召州中  
公正紳士司之時則李廷掄林生華楊士鏐彭  
世儀張乃孚熊煒悉勦厥事其殫心區畫始終  
不倦者李文生劉世儀韓文星之力尤多後之  
君子歿前人興廢之由歷代創建之難偶有頌  
圯卽加修葺豈獨邑乘之光抑亦宜  
上德廣教化美風俗之先務也夫是爲記

重修老君山大殿記

距城二十五里涪江之西老君山自銅梁巴縣

蜿蜒而來特聳一峯衆山懸絕山頂開數畝平如掌建殿宇其上凡四層相傳大殿創自萬歷年間碑礎滅不可考外爲梓潼殿則崇禎十五年州牧李開源所增也乾隆十三年僧舍舟超梅修觀音後殿久圯中祀儒釋道三聖人像而土人獨以老君名山云山之陽卽余祖墓重時隨先大人拜掃禮成輒寄宿寺中石磴鉤連仰面而登夾道古松怪柏如虬龍攫人狀三喘定始達其巔夜靜山冥月出挂林間仰視河漢橫斜星辰歷落可捫一枕松風則金戈鐵馬之聲

鏗鏘與耳謀晨起遍覽遠峰近巒若隱若見嵐光爽氣撲人眉宇時雖嬉遊罔覺亦天機活潑欣然而樂也舍舟超梅頗不俗能供客譚租薄力綿每以傾圯爲憂而先大人亦慨然願爲之倡有志未逮後十餘年二僧先後涅槃余自南歸春秋如禮間登茲山王事則舍舟之徒覺叅在焉回憶幼時從遊此景不可多得失怙旣久殿猶如故益以嘆倡始者之難其人也戊申清和月余閉戶修輯舊志覺叅持簿踵門曰先師齋志以歿吾托鉢近境喜諸善士頗能樂輸大

殿暨兩廊鳩工或有日耳我僕魯無他能子曷  
爲我序之余喜曰此先子意也亟書之以勸焉  
三滙水源洞記

華銀山麓隸合之東距城百二十里下爲三滙  
埧以三水交滙得名兩山對峙劃然中開沃壤  
良田桑麻遍野水紆迴阡陌間萬頃皆然東爲  
康家洞山谷嶙峋如門戶深不可測水從中出  
經十餘里自於潛河流入其南則殷家洞洞屬  
理民界由蒿之河曲折八九里與東洞水合又  
西二十里湍激濤湧聲震如雷其源自黃沙漣

跳脫而來穿山裂石深者成潭高者成洞爲瀑  
布爲聯珠爲過水潭爲懸岩洞響水洞孟家洞  
爲袁家潭至出水處卽土人所呼爲老龍洞者  
也流滙而淵渟廣而清潔可資灌溉分二堰中  
歸老龍沱成八字浸兩岸四時不涸山之腰有  
洞曰乾凡數層居龍洞左右笋玲瓏類鬼工中  
平正可坐數十人冬溫夏涼宛若堂奧燭之入  
約數十步幽深窅迷莫敢窮所止然其竅甚靈  
大約與三洞通故泐以此爲第一而水獨竒於  
西碧楓橋在其南三滙磳在其東而北則建滙

龍橋以鎖之水口寺鎮焉噫嘻異矣吾讀桃花源記至小口通人豁然開朗心甚慕之今由峽石人口路之遠近不可知舉目青山綠水圖畫儼然如置身武陵桃源間惜屐齒所到未能探洞之奇安知無黃髮垂髫其人因記之以俟尋源而得者

相遺

釣魚城記

元史

城在州治東北渡江十里至其下山高千仞峰巒岌岌聳然可觀其東南北三面據江皆峭壁懸巖陟然阻絕修城之後鑿山通道路曲之次方可登臨其西南山稍低於此築城高二十仞城之門有八曰護國青華正西東新出奇奇勝小東始關山脚週迴四十餘里峰頂有寺曰護國堂殿廊廡百有餘間宋紹興中思南宣慰田少卿所建至元戊戌爲兵火焚毀寺之外突然一臺曰釣魚臺上平正可坐十餘人上有

巨人是跡年代雖遠風雨不能磨滅岸邊插竿之跡猶存焉此臺乃在山之巔俯視大江相去險遠幾千仞釣可施乎名爲釣臺似不佯矣竊嘗稽之古之洪水爲患蕩蕩懷山襄陵此山三面據江宕渠嘉陵二江自西北而來衝於山之西流至合州城下則與涪江會同皆蕩蕩浩浩環繞山足而東下往古水患之際勢必懷抱此山則釣魚之名必自此始矣乎後有石庵凡二十四片石斲成乃開山祖師石頭和尚自造也宋高宗南渡之後北兵益熾彭大雅奉命入蜀令郡縣圖險保民太尉甘閏至州觀此山形勢可以

據守故城之郡守王堅發郡所屬石照銅梁巴川漢初赤六五縣之民計戶口八萬丁一十七萬以完其城西門之內因溝爲池週迴一百餘步名曰天池泉水汪洋旱亦不渴池中魚鱉可掉舟舉網又開小池十有三所井九十二眼泉水不乾春夏秋冬足備城中之民春則出屯四野以耕以耘秋則收糧運薪以戰以守厥後秦鞏利沔之民皆避兵至此人物愈繁兵精食足兼獲池地之利官民協心是以能堅守力戰而効忠節東有溝曰天澗溝北有山曰天澗嶺南山與釣魚山相峙城上呼語相聞元憲宗蒙哥以此

州志 卷之十二  
駐蹕王堅去任之後繼任乃安撫使張珏也有謀畧  
應敵出奇制勝尤有過人其時北兵大營駐漢中利  
沔初冬嚴寒則來攻圍春夏暄熱則復退去己未歲  
值大旱自春至秋半年無雨北兵圍逼其城意城中  
無水急攻之一日至西門外築臺建樓樓上接桅欲  
觀內之水有無城內知其意置炮於其所次日憲宗  
親率其兵於下珏命城中取魚二尾重三十斤者又  
蒸麵餅百數俟緣桅者至其竿末方舉首發炮擊之  
殞上桅人於百步之外乃遺魚及餅以贈諭以書曰  
爾北兵可烹鮮食餅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時北兵

遂退憲宗爲炮風所傷因成疾班師至愁軍山病甚  
遺詔曰我之嬰疾爲此城也不諱之後若克此城當  
盡屠之次過金劍山溫湯峽而殂期年之間世祖卽  
位北兵大集總統元帥蒙古等軍於雲門處頭渠口  
魚村富峪石子山等處連營對壘攻圍甚急而城中  
設奇制勝或擊卻之或掩襲之斬獲累捷是後不敢  
久蓄城下春去秋來出沒不常者十有餘年安撫使  
張珏以功陞渝州制置使繼以王立爲安撫立至任  
益嚴守備兵民相爲腹心聲息稍緩卽調兵討捕隣  
邑之降北者取果州之青居城復遂州壩上攻鉄爐

城堡承命旌賞擢授遷秩矣至元丁丑北兵攻圍甚  
急加以兩秋大旱人民易子而食王命不通三年矣  
戊寅春正月渝城守門者叛獻城門制置張珏死難  
而魚城孤無援矣北軍畢至攻城且踞宋巴歸我國  
人矣汝旣無主爲誰守乎城之民惶惶汲汲危如累  
卵釜魚知其禍在頃刻然皆協力而無異謀王立命  
衆曰某等荷國厚恩當以死報其如數十萬生靈何  
今渝城已陷制置已死將如之何愁蹙無計歸家不  
食其家之義妹者乃北營渠帥之妻名熊耳夫人初  
至王立問之答曰妾姓王民立乃喜曰作吾之妹侍

我之母待獲爾夫俾其完聚待之若同乳之妹已數  
年矣至是熊耳夫人憂城危禍及素知有兄在北營  
而不敢言因見王立之憂而告之曰妹本姓李今成  
都總兵李德輝是妹親兄若知安撫待我恩禮必盡  
心上奏親來救此一城人民立聞大喜卽令致書熊  
耳夫人舊爲兄作鞋有式兄甚愛之仍作一鞋以奉  
兄見手澤爲信遂命儒生楊獬等潛赴成都納款李  
相得書知妹在魚城喜不自勝乃遣使星馳赴關陳  
奏仍領兵親至城下先遣獬歸語王立寅夜豎降旗  
於城上次日北兵見說納款降欲登城而門閉壁堅



不能入又次日李德輝乘舟至城下民皆歡呼焚香  
望拜李麾退圍兵汪總帥蒙古軍曰我等攻守此城  
十餘年戰而死者以萬計憲宗皇帝亦因此城致病  
而崩臨崩遺詔來降必因攻困致斃合屠城剖赤今  
當上爲先帝雪恥下爲亡卒報仇李相諭慰未決又  
數日朝使至奉詔魚城旣降可赦其罪諸軍毋得擅  
殺掠宜與秋毫無犯李相仍推其功於汪總帥賫立  
降書大軍隨退李柑合城中之民悉力陷城築門旬  
日仍徙其民復舊治所士農工商各復其業黔黎老  
稚咸感李相再生之恩安撫土立隨李相至京授懷

遠將軍仍領合州軍民安撫使州民於城之西南隅  
建樓立祠以奉祀李忠宣公每歲時祭祀以報公之  
德焉

### 合宗書院記

按察副使 張 鯤 明

嘉靖十年春二月御史按合州彰賢癉昧叙禮定樂  
旣集事乃作合宗書院越二十日乙亥院成御史曰  
嗟元公周茂叔判非此地邪合不此宗哉故大書合  
宗書院扁其堂前曰尋樂後曰天餘光霽維時副使  
張鯤叅議林豫僉事李文中稱享之日隨呂行相顧  
曰嘻懿哉御史書院之建非徒表濂溪耳實乃有臨

道焉是故以言其裁可以恒政也以言其教可以豫德也以言其學可以井士也以言其化可以履民也君子曰一德臨而百度貞焉其御史也夫御史之爲書院也始相其基簡以易中營其費裕以約已攷其工程以時終觀其成完以美夫簡以易政之綱也裕以約政之備也程以時政之節也完以美政之永也詩曰如暈斯飛君子攸躋恒政之謂也因心以訓仁丙俗以訓禮因興廢以訓義因先後以訓知因期會以訓信夫仁德之地也禮德之章也義德之果也知德之昭也信德之符也君子非德於身而道不虛行

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豫德之謂也夫御史之學經之以正而不迂達之以道而不固華之以文而不靡游之以藝而不濫變而通之維已持之毅而執之與時宜之故士之居業者察其經若有興也守其道若有通也潤其文若有飭也博其藝若有則也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井士之謂也夫御史之化崇雅而黜淫廸正而放邪尚恥而杜陋懷弱而代強夫其毀佛氏之宮而建茲院也合之民翕然從之無異議焉儼然安之無距行焉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旣發其履民之謂也是故易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無

窮容保民無疆故欲保民者必先教思以爲天下臨  
然非剛中之德則上何以臨而下亦何所說臨哉是  
故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曰正天之道也剛中之謂  
也夫御史可謂得臨道者矣惟時順慶舉河防之利  
雅州告孔廟之遷彭山樹忠孝之祠華陽正正學之  
典咸與院期會故曰一德臨而百度貞焉院廣若干  
丈爲屋若干楹工作若干人重慶判羅天貴指揮耿  
垚射洪尹王汝賓實不作焉御史閩人姓止道隆名  
別號練塘其履歷若元公茂叔始末見之仕版詳圖  
籍傳諸人人例故可畧云

國朝

龍珠山記

楊士鏞

余性癖值名勝處輒數日留興至卽培塿之邛  
澗溪之曲獨徃盤桓撥雲尋徑躡石跌坐屢被  
明月送歸比年來鉛槧消除鹿鹿無暇曷昔鞅  
數月不沾泥山靈眞笑人忙已巳酉春表兄何  
君攀話南津稱副郭佳處龍珠山特奇願着屐  
乎幸有鄉導余欣從之出北郭四五里經黑巖  
而西折運池二三里蠅蜒而登時膏雨初霽碧  
空如洗遠黛晴嵐烟指霧抹疊嶂層巒點點可

數心目爲之一清迺循曲磴越畦陔度石梁約百步許歷數十級得山門鐫曰小白花入見天然石屏可五六丈連步以上豐坊轟如菜花荳莢夾道霏霂東風徐來搖曳松杉謾謾可聽躡石梯復數十級入廟廟不甚濶中奉大士像故名曰觀音寺左廡社倉右客堂後殿益隘無可觀琅玕數百叢裸植翠柏而已獨殿角可瞰嘉陵江洲渚縈迴蘭橈下上樵唱漁歌遠送清響疎林一聲鐘頓令機慮都息忽聳笑語聲自竹徑來拂柳牽蘿而上偏視則爲何君之從弟遂

相與繞前殿遠眺焉雲門虎頭列其東魚城峯峯峙其南西則鰲魚觀帶羣岫引崗巒高望一峯拔地聳翠若飛浮往來遊戲廊簷之上茲山則翳蔚穹窿圓潤而隱秀余始恍然龍珠之所以名山也日色啣山余揖別過溪橋登前山回望龍珠斜光燭之璀璨若走盤旋轉林薄間歸渡南津月上尋樂亭矣

薊林書巖記

彭世儀

薊林書巖志載距州北五十里人跡罕到無能言其詳者丁酉冬應山洪梅翁客合無竒不搜

求薌林不可得友人張霽峯以尺素招余余大喜過望時悔翁已歸楚蹟遂中湮壬寅秋刺史左公謀修州志事未舉旋引疾去乙巳春莫余兀坐書齋古懷忽觸徒步過霽峯別墅邀汪某與俱下月白巖北渡瓦子山循文昌閣而北約十餘里行且問卒無知者蓋汪某過此已五年今重尋忽迷其處方憺恍時有五六童子從林薄來訊其師則丁姓乃與至讀書處詢以林巖丁生指點其所蔚蔚豁豁曠如奧如一抹窈窕日光觸之紫翠重疊竒離隱現若遠若近促之

偕往過水田一灣由村舍旁循曲磴不可連步見社池二字深鑿石壁攀附而上漸得平地則書巖二字朗朗蘚苔斑駁間以爲得之矣乃遍尋無薌林字心甚訝之循巖而左得富壽康寧楷書筆勢適勁有可觀者其右則思無邪公生明隸書爲大丞相溫國文正公遺蹟迺認社池字樣係李元庾刊石循東而下十餘步有仇池兩字池迹宛然忽得一洞水從石罅瀉出涓涓入小井清甘可飲生告余曰此仙人洞也洞旁鑿忠孝慈愛字徑二尺龍門鳳穴亦如之又有

登金門上玉堂攀龍鱗附鳳翼十二字前瞰石  
間水涔滴有聲度而北有蒙泉篆直逼斯籀其  
下嵌空多鶴跡白羽焉書巖之勝此爲最余欲  
窮其竒復遍尋所謂薌林者於南崑得武功蘓  
唐卿竹鶴篆亦李元庚刊石石色青瑩堅緻如  
屏如帳山勢至此則折而西突兀崢嶸真書惟  
肖二字篆書道山二字進德修業懲忿窒慾八  
字皆隱篆巖壁巖徑未鑿不可上又其西楷書  
蓬萊二字行書遊巖路三字巖之徑於是乎窅  
自社池至此摩挲周鑿所辨識字六十有竒其

餘剝蝕猶駮地屬李氏或曰卽李陽冰所篆皆  
刻於是然亦不可考矣日晡丁生留宿晨起復  
至其處搨數本墨盡乃止因思忠孝進德懲忿  
窒慾思無邪等書勿論字法精妙其隨地取益  
正復不小豈僅以名勝目之耶元卿告余曰宋  
向子諲卜築清江遶屋種巖桂顏其堂曰薌林  
此地無薌林字蹟而舊志云云是與非何由辨  
余曰石鼓峒樓文之最竒迨陵谷變遷可讀者  
有幾茲巖也蹂躪於元明之兵火消磨於田父  
野老之耕犁殘缺僅薌林字蹟耳他尚歷歷可

紀如是是非盈虧有數耶吾與二三子不虛此遊矣霽峯曰今地屬定遠子不言之詳恐遂湮沒後人欲尋軼事其孰從而攷之余曰諾因備錄其問道所由以告夫欲往而不知其道者

建雲峯寺鄉學記

劉印全

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豈好爲煩瑣哉蓋教必因乎所習父兄子弟羣處觀摩斯其教易入教必去其所難風雨山川無憂跋涉斯之設由來尚矣州城故有書院復有義學鄉邑之士講習其中者日新月盛惟明東地處偏隅中材以下覩負笈之艱往往始勤終怠心竊憂之其地向有義田租若干石設舟以利行人後緣操舟者據其利義渡亦名存實亡里人等爰

以義渡一項改作義學請於余夫易無用為有用理財之上務也承流宣化以廣

聖天子作人之盛刺史之事也舟楫以濟不通僅一手一足之烈與讀書談道為百世之津梁者其裨益霄壤懸殊雖以彼易此而民病利涉智者猶將拂衆議而為之况乎以虛糜之廩粟作道學之不基哉余故亟允其請為之酌定章程俾里中耆老董其事於雲岑寺之旁建立講堂學舍又擇學行兼優者以為之師不一年而規模粗就此余之肇其端主其事而里中向化者務

實體而成之從此不數年間英材濟濟蒞斯土者當巡行阡陌勸課農桑攸介攸止蒸我髦士不信乎古者黨序州序之風乎是則余之厚望也爰書數言以誌其槩並以為多士勗

施米建坊小引

吳士淳厚菴

周禮地官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而慈幼養老拯窮恤貧寬疾安富其保息養民又以六益一施于饑歲一行於平時慮周計遠誠百世不易之經聖法立於上而俗成於下漸靡之故藝焉盛矣命邑幾稱沃壤計地之出供人之食



雖豐凶有差以陳繼新率多餘積近以賊醜擾  
州東境倉困所貯匪直盜糧之齋且貽秉籽編  
管之藝於是稻甫登場紛紛行糶以為完策今  
歲入夏以來雨未愆期禾易長畝而戶鮮贏粒  
市價驟昂匱乏之家日艱再食五月中紳士陳  
文蒼既十日出粒以濟而邑人將復有議續捐  
之請且曰槁項黃馘半於道路不更為謀能俟  
秋成乎予甚憐之以米百石先州尉萬君亦捐  
數十石因而遠近士民羣力共將設男廠一女  
廠一日給米七十石有奇起於六月二日月晦

日乃止米之石二千有三人之數殆萬以倍夫  
事固有見為可已而其實必不可已者非有明  
達之識不能果於行非由公溥之心不能相與  
以有成今也遺秉滯穗利可及於寡婦彼田廬  
市廛不已相安無事熙熙而樂哉予權篆數月  
日覩敦龐長厚之風其於聚民養民之意幾兩  
得之於戲王道也實人情也不其懿歟是舉樂  
善不倦有可為將來取則者故紀其大凡用彰  
獎厲其姓名悉一著之于坊

文廟大木記

州人 蔣璧方

同治八年朝邑霍公牧合州定議改修文廟殿  
柱朽蠹將更覓之大匠矩度欲得長三丈七尺  
徑二尺者先之廣安州之三谿河弗得始沿河  
采買但販木過境則欣然來告自炫其木之可  
用乃一再往視尋尺懸絕自炫者果無真材出  
其中耶陳生德方從予遊言其鄉龍潭寺多古  
柏盍往相之余轉詢他人皆云樹大而材短且  
費不易顧已無如何命率匠相度云可用遂偕  
熙亭陽君仁山黃君瑩台潘君文軒杜君往未  
至數里遙見柏影蕭森高出雲表抵寺谿流合

抱從者失途行竹林中數武谿狹不梁可渡石  
徑曲上寺屋甚卑比邱尼五六人敝衣菜色樸  
拙不知爲禮少憇出寺周覽拂拭殘碑柏廿餘  
株植自萬曆十三年凡二百八十有五年矣間  
有拳曲不中繩墨廟左三株特異旁循曲徑下  
涉谿而左澗石錯落竹枝四橫仰見柏根蟠崖  
石底裏盡露初未藉尺寸之土有似俊傑挺生  
爲國柱石惟其樹立之堅而非關乎憑藉者厚  
也是夕宿友人書屋去寺里許明日集議紛紜  
謂樹由來久又羅進士衡已碑誌毋許剪伐以

是不欲售余曰大材之生以爲世用老死林泉非所願也且能長護之則已否則斧而爲櫬析而爲薪隆棟之材委諸草莽於心安乎二三父老以爲然同選適用者八株斧其膚書文廟宇諸喜事少年居爲奇貨價參差不決日旣夕暫定四百二十金而去者已過半矣暮有人來邀翌午復議黎明文廟介至云潘某大木已出岳池之羅渡溪或議舍此就彼余曰前車不遠可仍蹈乎已而其言果妄是日增百三十金無成議又明日始定已增至六百元自是而斫伐

慮其中空也慮其老朽而易折也慮其道遠而重不易移也久之一一就緒費乃不貲始喟然嘆曰信哉大木之不易求而求大木者不可無識不可無養意尤不可不肫且摯也今夫自炫其木之可用而卒非可用之材審已顧深山絕壑異材時有彼其自負不凡足以勝天下之重而任人所不能任者又豈肯無因而至前哉雖有推引若陳生乃譽者未去毀者旋來略無定識卽中止矣况龍潭寺去州百里旣不憚煩難概然身履而親見之人乃伺吾意在必得而百

出其說以阻之故高其價以難之苟養之不素而意之不摯宜其聞羅渡溪之虛言而囂然動也夫既審其材之可用且爲吾合大局之所關惟阻抑之眾愈見吾相賞有真惟聲價之高愈知其自待不薄豈以俗人淺見而淆吾賞鑑之明識拔之公致乖千萬世之大計哉古今來定傾扶危不能延訪英奇堅厥委任徒付之淺中弱植者流喜其隨呼而立至一旦風雨飄搖輒頽然摧折不可復支以此誤人家國事不知凡幾烏知三顧之殷三聘之勤當時雖備極周詳

而危疑震撼之紛乘卒賴此一木之支其用意爲深且遠也雖然掄材信如其難矣及規模已樹習爲固然後之人覽而觀之或且以尺尋之曲方寸之腐而遂輕議乎前人抑思生材之無多用材之匪易與夫人事齟齬百謀而不一遂者固如是其委曲而繁重也乎

重修歲寒亭記

知州 陳仲良

己亥季夏余捧檄來牧合州州署在瑞應山麓既視事餘閒登山憑眺荒榛叢棘蒼鬱蔓延不可步履刺而詣西北一臺躡觀俯視煙火數千

家環以城郭嘉陵涪江襟帶其下江外大山宮  
小山巒隨甌錡巖嶙纏聯洵巴蜀巖疆也臺下  
有斷碑仆奧草中起視剝落僅餘孝文傾產倡  
義鬱鬱松柏凌寒數十字乃知爲元末州人董  
侯歲寒亭遺址也詢之老吏役不知傾圮幾何  
年矣考州志亭在署西南而遺址乃在此蓋用  
地理家言乾坤艮巽爲天柱峯州東南白塔位  
巽西南奎閣居坤署東北瑞山書院占艮而西  
北乾峯獨缺故移建於此以當乾峯乎顧青烏  
之術儒者所勿深究獨念董侯之保護合州也

厥功偉矣方玉珍之竊據重慶也分兵四掠襲  
成都徇嘉定陷保甯遠近郡縣相次降附全蜀  
非復元有也合州逼處虎口存亡在呼噏間董  
侯獨以素封一布衣毅然破產傾貲號召義勇  
堅壘固守上踞虎頭碣石下阨二峽三灘又時  
出奇兵挫賊鋒夏人奪魄相持幾十年合境卒  
賴以安明師一至率先歸附在元則爲遺民而  
不辱僞命在明則爲義士而共戴眞主可不謂  
勤節凌寒者與明祖爵之萬戶侯俾優游鄉里  
又命建歲寒亭以旌之可謂身名俱泰矣夫崇

總報功王政所先也興廢舉墜守土之責也董  
侯之功德在合前人既祀之於鄉賢祠矣若茲  
亭之建則勝國之所旌揚也州人士之所景仰  
也忍令其埋沒荒煙蔓草間而莫爲之振起乎  
於是庀材鳩工用原址加礮鑿焉植楹架桷爲  
樓一重瓴甌瓦周遭六面踰月而落成余履  
任後旣巡視州境形勢漸悉登樓憑覽景色一  
新東望釣魚山盤紆崔巍天然形勝是宋余義  
夫築城以拒元師使元不得東下據上游臨安  
得以後亡而董侯因之以扼二峽三灘堵夏師

侯克道流而上者也南望銅梁綿亘如城秀  
峰巒出蜀都賦所謂外負銅梁則州之案山也  
西望龍多峯巒突兀杳冥空際雲縷縷出山谷  
間須臾散漫籠夕照爲天半朱霞志云銅梁龍  
多州境之大山也北望馬駿虎頭則宋判將劉  
整曾誘元築之扼三江口以圖合守將張珩潛  
師敗之而董侯實屯義勇於此捍禦夏師俾勿  
克順流而下蓋一州之險要也境內山川厯厯  
在日屹然有千里金湯之勢亭之高踞山城也  
不亦壯哉抑余更有藉是亭而樂於是亭者古

者立國必有觀臺左傳日南至公登觀臺以望而書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余雖不敢託於觀臺之義而庶徵休咎年穀豐歉民生之欣戚繫焉卽司牧之憂樂存焉得是亭而歲時瞭望審妖祥謀救政訪序事余之心亦庶幾快慰哉則是亭也成不獨表前人之烈亦以便今茲之政云用記是役而備論之如此

駱文忠公祠碑記

州人 陳在寬

靖邊而爲社稷臣戡亂而造蒼生福其盡瘁篤忠死而後已赫赫乎英光照日月浩氣壯山河

有以立天地之心維古今之運而能使百世下聞風興起共扶綱常於不墜此大有功於名教所當俎豆馨香於勿替者也歲戊辰翊臣沈侯牧合陽之九月庶政舉矣乃召州僚士曰天子有命建 駱文忠公祠爰卜基城北二里以奉祭祀附祀黃忠壯公及殉難士民又以州故事隔江望祭宋賢未足以昭敬移祀於此其籌貲鳩工眾踴躍趨事越明年廟成侯謂寬爲文記之寬曰駱公三朝蓋臣也 朝廷褒其忠以節相追贈宮傅賜卹予諡史書之以垂竹帛榮

合州志 卷之三  
矣公由楚撫移督西川知人善任簡文武殲寇  
賊保惠元元卒之日家祭巷哭縞素遍成絲諸  
郡楚蜀二千里廟碑所在咸頌功德又美矣茂  
矣此何以記公哉實請記其有造於吾合者焉  
今夫禍莫甚於所連及而福莫大於所陰受方  
咸豐十一年定遠被圍賊蜂擁數萬合接壤草  
木皆驚非公檄黃公馳殄諸賊則定遠罹害不  
可言賊乘鋒沿江下竄則吾合罹害更不可言  
是公之陰有造於合而不啻父母之生我也且  
是時李石兩渠魁相繼猖獗固蜀中之大患抑

吾合之患又有切焉者三峽爲合壁江巴之交  
衝而羣匪之淵藪也舊因其地深阻恃以出沒  
劫掠爲官弁所不能制而養癰貽患者數十年  
及蜀寇騷動其勢益橫甚至分黨相攻商民震  
恐蜀寇不平峽匪不除吾合之憂仍未歇公乃  
不動聲色擒戮李石俾蜀人出鋒鏑以登衽席  
而峽中伏莽亦一旦鋤去無遺種是公之造福  
迨全蜀而吾合尤陰受其福信乎合人之身家  
皆公賜也合人之安定皆公貽也我合人又焉  
能忘公哉黃公兼文武才全活定邑生靈而卽



益州志 卷之二十二  
以保我合人卒能殉大節而報國其忠烈媲美  
駱公與宋代余冉王張諸賢後先輝映今從祀一  
堂上以宣 朝廷褒忠之意下以勵吾合報德  
之忱所謂興起後人而大有功於名教者非耶  
因記諸石而作歌以祀公曰公生降神粵之東  
捫參厯井來蜀中淨掃欃槍藏刀弓七年經緯  
勞丹衷身騎箕尾歸蒼穹天詔哀榮祠宇崇黃  
公並祀酬精忠更追南宋誠感通余冉王張光  
熊熊下逮義烈烝嘗同靈旗捲雲幢颭風渠濤  
鳴玉梁駕銅神威赫濯臨朱宮蘋藻芼綠荔枝

紅清醑具醉燔炙豐願言少留降福隆盪除災  
沴銷兵戎歲時思德長報功光騰星宿精貫虹  
公之靈兮遊太空

駱文忠公遺像記

州人 龍在田

昔張公方平撫益州事功彪炳德入人深後歸  
京師士民繪其像爲文以記之示不忘也 籥  
門駱公前督吾川時逆匪竄擾城邑勢甚披猖  
公談笑指麾從容却敵闕兩載而賊平蜀人  
戴之旋以積勞卒於官事聞詔省垣及各郡爲  
公建祠致祭但有神主而無其像亦闕事也

今夫人心有所感苟非常日在之則有時而或  
忘今年春客有來合者善摹像稱絕技出舊揣  
公像飾以冠裳裝以木龕曾見公者以爲神  
似因重價購之供諸祠州人士瞻仰之餘公  
之像在目公之德在心其敢忘耶則於益州  
畫像將毋同

重修朝陽門碑記

潮人 陳在寬

朝廷設司牧之官所以衛民生而保民命也然  
非有飢由己飢溺由己溺之實心者則必不能  
察斯民實患所在與利去害而保全民命於無

盡合陽三江交匯城東朝陽門當嘉陵宕渠下  
流之衝城門卑狹每遇江漲輒先受水河干救  
生船水小則阻於橫梯大則阻於門洞居民病  
之去年六月旣望猛雨數晝夜洪水驟漲城中  
比屋成巨浸男女老幼登屋巔而號救者數千  
家而舟爲洞阻竟不能進水退後城垣廬舍傾  
圯相望考州志明嘉靖間州城被水後以此水  
爲甚蓋三百年未有之異災也今春二月李侯  
來牧此邦庶政咸理城中士民訴水患以增高  
城門爲請或疑程功大而懼所費之不資也侯

親履勸舉曰惜財節力固也而民命所關爲尤重吾爲爾等籌費以千緡爲限其舉廉能者董斯役乃遣匠採石鳩工庀材自四月經始迄八月而巍如廓如朝陽門於是乎成其時任斯事者皆能櫛風沐雨不憚勤勞節糜費以速告成功其經營締造之勞不與吾侯籌資集事聿觀厥成之德均有不可沒者哉本年夏秋江水復浸溢入城恃工已告竣得以無恐夫工作無論乎大小惟期有濟於民生矧城垣所以衛民因陋就簡旣不足以壯觀瞻省費減工亦不足以

資捍衛李侯拳拳乎以民命爲重增拓斯門從此崇墉仡仡永固金湯民之利實侯之力也溺由已溺其在斯乎抑寬更有進焉傳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比年境內大水迭至是歲旱且蝗彼蒼之示警者深矣竊願與州人士恐而修省庶幾敬天威而保城以德也是爲記

合州重修單公堤記

州牧

紀大奎

慎齋

合州東北嘉陵江自陝西會合西漢水暨白潛諸水一千七百餘里至州境又會渠江及巴江之水偪治城東每夏秋水漲洪波洶湧宋治平

四年州守光祿卿單煦奏於朝築石堤七十餘丈斜遏江流水患始息州人名之曰單公堤紹興十四年嘉定五年州守楊師錫任逢相繼修之明成化中知州唐珣又增修之自是以後雖闕於記載要惟隨塌隨修其必不容以歲月緩者自單公至今七百五十餘年皆斷斷可知也嘉慶戊寅予再任州事視堤坍塌已甚己卯夏江水疊漲堤盡圯居民惴惴予惟政無急於此者集州人士商之無遠近皆踴躍樂捐冊書錢一二萬餘緡時又因城堞傾圯過半城門多駁裂

議先城而遂及於堤是秋九月興工次第拆築庚辰二月適予奉檄赴都賴湯君貽湄胡君光瓚先後攝篆爲之經理八月予回任冬十有二月工始竣堤長七十五丈高四丈一尺廣十四丈五尺又增護堤三十八丈高一丈七尺廣七尺湯君又於堤首接修子堤二十五丈高一丈七尺先是州人刑部侍郎胡世賞明崇禎間於上游增築新堤一道長六十丈高三丈九尺廣十丈時官工部侍郎故名司空堤距單公堤一百一十丈嘉慶十五年知州曹蘧允眾議修平

堤一道高七尺聯絡其間今亦多坍塌拆修四十餘丈增高二尺是役也州人急公好義歡倍恒情咸以爲事所希有今維堞巍然堤比舊益壯吾知瑞氣所鍾將所謂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者必於是邦尤擅蜀都之勝豈不偉歟爰疏列姓名及捐數勒於石勸捐者孝廉張乃孚戈廷幹庠生吳承謙廩生劉繕也董其事者附貢生陳大猷增貢生鄭維恪貢生羅大有庠生文爲憲陳心一監生蔡方鼎戴開遇楊裕銓黃秀鳳耿其熙州同邱銓榮皆悉力經營終始盡善俾

有司樂觀厥成諸君之力也並書之

祀王立論

州人朱 鈺

予遊釣魚山山有祠祀余玠張珏諸公並祀王立予心疑之祀立者以其雖降而能存宋之遺民也夫以存遺民爲可降則厓山移駐民之死亡幾盡矣文山諸人何不屈一己之節以恤瘡痍之眾張珏當渝城攻圍之日生靈詎止數萬能必其城破不遭殘殺乎亦可降以保全之何弗降蓋自古有死無信不立守土者雖時勢萬不可爲亦祇盡心籌戰守之策爲百姓扞蔽濟

則斯民之福不濟則率民死難使民皆為忠義之民於民乎何負惡可降耶且即謂立為民降心終可原而既以城降元俾宋民得不死即當以身殉宋隨宋祚以俱終如此則元之君臣感立報國之忠愛民之仁愈不忍傷城中之赤子矣立乃復受元官爵噫責立之降立猶有辭責立之不死立何以自解乎予故見立之祀而心疑之

合州志卷十三

藝文志

序

唐

李青蓮先生詩序

李陽冰 鄱人

李白字太白吾蜀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殊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妾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

之矣不讀非聖之書耻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  
仙之詞所爲著述言多風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  
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  
風列岳結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  
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  
成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盡今古文集過而不  
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天寶中皇  
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  
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  
蓄道義何以及此置於金鑾殿出入翰林中間以國

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  
入帝用疎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歌咏之際屢  
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爲八仙之遊謂公  
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  
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  
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宮  
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陽冰試絃歌于當塗  
心非所好公遐不我棄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  
又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子爲序論  
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慚杜預自中原

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它人焉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宋

合州墊江志序

任逢

余曩承西充訟制檄來議救荒之政再來鞠棘寺疏駿獄事每輒涉閱累月固知其地爲舟車會要而愛其山川風物之美後十有三年被命來守暇日尋訪圖牒卒踈畧亡取頗有意乎修創而簿書繁冗日襲而奪其後且素乏稽古之力思欲尊禮士之博物多識而又聞其皆移寓旁近郡殊有獨學無友孤陋寡

聞之嘆會秘書省符移來下搜索諸道圖志則徬徨顧瞻益思有以償夙昔之願遂加延致羅君傳之自壁山來蘇君振文自遂寧

原本缺

與夫肆力於諸書

旁搜曲取晨夕從事遇羣疑則又質諸城居老成黃君鐸羈文學職掌攸繫則檄閭中鮮于君光來勛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策小事載簡牘史不及書則兼取傳記之說緣自周衰賦方之述不備秦漢以來郡縣分裂廢置不一地域廣輪之數川澤原隰之各至於戶口豐耗人物榮悴等類悉不暇究今又因循畧無以紀述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閱數月而書



成執之而喜不自勝益余素所欲爲而因得與四君子周旋文字之間往往廢寢忘餐前志不特踈畧而已州始於西魏在晉爲縣也而稱晉刺史至以合爲台以合爲漢不可縷數則相顧撫掌大笑絕倒此猶之可也亦有前賢他書考究而未得之說者聞有獲焉則又不啻如醉而醒如晦而晴如曲行荆榛而頓馳於康莊九轍之塗也或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子不幾贅乎余曰孟子之意傷傳者之不真後世之惑滋甚是書也非特以補闕遺應故事編纂肇始訂正謬誤合三十卷四十二篇來者儻有取焉黃君之祖之裔

第進士居官有善政蘓君之祖汝礪有隱德方丹李氏誌其墓爲詳皆當見人物篇以其孫與討論不書志成會類省試院露榜羅君以春秋冠經遂亞首選明

遊銅梁山詩序

譚昇

成化九年冬余解組太和徵守合陽越月講事廢篆歲初望後一日郡學司訓王先生綸封先生籍諸郡白曰州南五里許有銅梁山觀佳趣播人瞻聽請乘暇一遊康遣所羈余憫郡罹災潦民艱於食欲循行春麥可以命駕遂出郡博周先生彥若篆亦置事偕

行焉銅梁司訓施先生銓亦以秩滿避近焉渡南津  
三里許有他岐從者告曰山雖逼卻僻險轍跡甚稀  
故道日爲民居築絕乃下馬步行入觀道士禮迂山  
下石磴峻隘不可輦騎客相猿攀而上施先生病肥  
匍匐磴石弗克進余與憩候柏陰中良久始至復讓  
升及觀竹木蒼鬱烟霧溟濛僧不識其至也汗浹客  
衣相視談笑中一二客有悔遊色道士曰至也自中  
導入坐客堂右佳茗畢獻相率次觀於岩岩覆以樓  
石洞四前刻像左鑿門後通三洞石床各一鼎爐支  
石備在道士謂閭丘仙煉丹處也循岩而西設石枰

局巨棋子道士謂舊者不存茲則生員駱祐所製者  
命從式布與施先生博之施北數局咸笑其不武先  
生自謂讓尊意也岩上有詩莓暗不可讀又西而南  
泉出岩下清澈可愛道士謂間有白蟹出沒疑爲靈  
物汗服生寒姑休洞坐道士獻菓竟復升觀於東北  
巔三江東走百山聳環盡田禾黍足町畦較然如畫  
是時風和烟歛天宇晴廓竹木颯然有聲從者皆悅  
客亦樂而忘倦王先生邀坐樓上勸酒酒旣俄太學  
生戴經余伯政戴瓊生員戴璉皆家山下者亦携酒  
果至勸酬殷勤道士歌青天侑之辭有青天莫起浮

雲障雲起青天遮萬像之句意謂人心本明無蔽於欲欲一萌心必為之昏蓋道士寓意規諷客醉多飲亦不知歌云爾戴生見客解嚴因請題詩余素拙吟然景觀興生言不容已聊賦五言律金紀歲月於壁左右夫吟之工拙則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

遊釣魚山詩序

巡按謝士元

由州治東北行可九里許有山曰釣魚世傳有巨人坐釣其上插竿之跡猶存故名宋置制使余玠常於此築城以為守蜀之計蓋從播人璉璞之謀也城肇工於理宗淳祐二年癸卯至開慶元年己未憲宗侵

蜀解兵城下守臣王堅悉力戰守憲宗不能逞卒以炮風致疾殂至端宗景炎三年戊寅即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元兵繼至安撫王立失計則以城降惜哉計是城固守三十五年而後降夫合以一城蜉蚷之衆而抗方張不制之虜間關綿延於數十年之間此可見天理常存而人心弗息也孟子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信矣立之失計非所論也成化甲辰秋九月晦前一日予巡歷至合偕州人刑部主事龔君伯律至其所俯仰陳述蹙然興懷然又不能不喜今日與圖之廣隆平之治而為吾民慶也繫之詩

宜哉

鄒劉合刻序

倪斯蕙

吾郡蓋有鄒立齋劉秋佩兩先生云兩先生素不具  
論論其大者一讀書中秘當鄉人秉政之時抗疏危  
言首列忠佞一焚草青瑣當瑞烟滔天之日感時流  
涕立抵逆瑾至今讀其疏凜凜生氣令人吞吐而不  
收其不死於三木囊頭者幸也夫披龍鱗同履虎尾  
同齋志抱憤不獲竟展其用同兩先生疏俱未有合  
刻之者合之自郡守龍公督撫王公始二公雅好讀  
書而於忠義則稱兩先生居是邦事大夫之賢者兩

公其有焉余不佞受而卒業竊嘆國朝在宏正間一  
壞於庸相怙寵委靡頑鈍不知人間世有可恥事所  
稱正人君子如三原輩率擯斥不用而大弊極壞則  
逆瑾擅權倒持太阿竊弄神器祖宗二百六十年之  
國脈幾不絕如綫一時朝紳靡然無復具鬚眉氣兩  
先生突起睽孤勢處疎逃於上無結知之素於下無  
朋黨之援不殉同開之私不惜干霄之焰出萬死一  
生之中微萬一見聽之幸積於衷之所無欺而發於  
性之所必吐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又曰信而後讓則  
兩先生之自信信人爲何如哉秋佩讀易伊川洞立

爾晚從白沙遊處則嘿嘿出則謬謬其素所蓄積也  
 獨怪學士大夫居恒扼腕恨不披瀝談天下事及至  
 事權到手萃蕙化而為莠非中靡於弱骨則外張於  
 虛氣非剗襲於雷同則苟且以了局不則其權黨也  
 其鬻權也一人也衆有所獨歸則媾之以平澤衆有  
 所偶去則借之以沽名一疏也非藏頭露尾申人手  
 之猜則借甲指乙憑在覆之射若兩先生者豈不明  
 目張膽解衣折檻烈丈夫哉可以欺人可以自欺不  
 可以欺天下後世猶欲刻其疏而信諸後則兩先生  
 之自信信人爲何如藉令兩先生在執鞭所欣慕焉

國朝

徵李母劉貞女詩序

建昌道

石

杰

桐鄉

女子之既嫁也已成其爲婦也夫死而守節以  
 義重兼以情重若夫未嫁則猶未成其爲婦也  
 一絲甫繫六禮未週既無覲面之歡更鮮同衾  
 之樂情于何生乃夫死而毅然守之此則專以  
 義重者也兼夫情者義以情堅專夫義者情以  
 義拚故節烈之婦代不乏人史不絕書獨貞女  
 則上下數千百年寥寥不可多見詎非節婦難  
 而貞女爲尤難歟合州劉女許字同里故將軍

李壯敏公之子正時未及娶正時以疾卒訃至劉女哀痛幾絕徒跣而力請於父母竟歸李擇夫任渥爲嗣飲食而教誨之自雍正庚戌迄今十八年如一日渥得成立補博士弟子員都人士高其義達諸當事表其閭并援例爲請於朝予聞而喟然曰此殆未可專以貞女名之也女道而盡婦道并盡母道此所謂完人非深明乎大義而獨行己志不爲世俗之見所撓奪者能爲之哉援筆書此以傳示同志中之有文采者廣爲詩歌以頌揚芳烈風厲來茲庶幾慕義無

窮感發興起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補云

重刻文昌化書序

州牧 宋 錦 在中

昔先王以神道設教所以震中人之耳目警不肖之志氣使之戰兢惕厲以共趨於一道同風之盛者也後世果報之說倡於釋氏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聖人繫易亦諄諄乎言之蓋數不可知而理有足憑不言果報而果報卽寓乎其中矣 文昌帝君化書其言善惡之報不爽毫釐感應之機捷於影響雖貪讒淫暴之人一聞其說未有不悚然懼廢

然返者蓋亦禍福無不自已求之意云爾夫六經四子之書中人以下者誦於口而不能體之身且有視爲高遠不可幾及者矣王章憲令之昭垂所以禁暴止邪者非不森嚴可畏而奸佞之徒百計苟免倖而漏網遂謂國法可逃將有肆行無忌者矣孰若帝君化書之著見明顯無可逃避使人起敬起畏於不自知者乎合陽程生明述其先人莖菴公曾捐刻化書於新化官署其後守者不慎板遭回祿前牧常公重刻又以内擢攜其板去今程生求其先人原本復

付剞劂以期廣布可謂善述人之事者也譚生玉書周生景濂協力贊勸亦可謂能成人之心矣者矣而予樂道人善之懷亦油然而有勸焉爰是不揣固陋而爲之序

夜雨寺募修兩廊引

周澄

丙午之夏余由南津渡臨渡河循行阡陌樂農事有成撥雲探竒勝得夜雨寺于西南紆行四五里至山門始見林木拱翠古刹矗空舍輿而登迥絕塵境環望遠峰羅列如烟如帶寺僧岳衡守律惟謹導入禪堂少憩不知俗慮捐幾許

也殿數層剝于風雨佛像以百計隱塵土中間  
淡無莊嚴體進諸僧曰若不早爲之所則殿北  
像廢數百年福地誰與守之岳衡嬰然曰是數  
百金功德也慎所蓄不敷是役余領之歸立捐  
數十緡以勸由是好善者頗不乏今年四月公  
餘偕友人復至其處殿已整新軒豁眉宇諸像  
亦金碧輝煌如從暗室索照皆放射利光飽遊  
竟日徘徊不忍捨去惜兩廊客堂額費而止客  
來無可坐又未能憊然大滿人意岳衡困于力  
勢難再舉若竟聽之將日就傾頽登覽者亦爲

寡色因復飲金如前爲之倡絜瓶盛水始于一  
滴至集腋可以成裘謀始尤待圖終仍于諸君  
有厚望焉是爲引

重修獅灘橋引

楊士鏞 振齋

明東華銀一峯特奇懸亘巴隣上界直走峽口  
折而下山之麓屬州者約二百里土沃田腴村  
落竹箭布其中澗溪縈紆若縞變若脈絡皆以  
宕渠江爲壑去山三十里溝澗縹流注之小沔  
其於潛蒿枝老龍洞三澗之水穿巖竇谷下獅  
灘出大沔離山且六十里矣水既歸大沔出經



獅灘流濑深冬弗涸夏漲則滔滔汨汨逾浪驚  
濤衝邱垤攻堦岸水石相激如風雨驟至而雷  
霆迅烈也如群龍鬪空而奮地撼山也如吼蒲  
牢嘯長鯨俾聳者胆破而心駭也嗚呼噫嘻此  
獅灘所以名橋也舊橋卧波厥功甚鉅丁未六  
月悍湍挾倒樹來伏石助之勢有阻斯擊水落  
而橋斷里人以地當東北衝待舟渡非久計欲  
伐石葺之問序於余余詰之曰能保驟漲不復  
比乎曰較舊橋高以丈且旁築以殺之再詰之  
曰恐爲費不貲曰近村樂助千餘緡復議首事

募集腋自可成裘余夙愛華銀爲州第一山華  
銀道上惟獅灘之水足觀里人不惜重貲斬勝  
於古稱伊於今亦吾鄉淳俗一徵也余又有疑  
焉獸中獅最稱神茲取以名灘何猶憶去年冬  
經其地見澗中大石或仆或立或蹲或踞猙獰  
之狀欲凌風而吼始爽然自釋矣東坡謂事必  
目見耳聞不信然耶他日工竣余將過橋頭勒  
馬雞嶺高望華銀之雪

青蓮詩社讌賞牡丹序

西村

唐翰林李青蓮先生者本天上之仙人號蜀中

人狂客詩酒飄零人皆欲殺文章光燄世莫不  
知動天子於掖廨學士之聲名甚重獎汾陽於  
行伍英雄之賞識非虛入酒市以酣眠名沉香  
而倡調學夫金箋半幅都成夜染朝酣吟來麗  
句三章半是想容傾國一時韻事千古矣談頭  
殘膏賸馥得沾丐者居多而社酒春花薦馨香  
者絕少吾合素稱文藪亦有學人或醉誇一斗  
勢可吞鯨或詩繼百篇才堪倚馬旣設木王于  
當年能不修禊於此日以洛陽花開之始爲先  
生嶽降之辰各劇微金共襄盛事尋其臭味不

妨卓午而看譜厥清平頓覺流風未墜僕甘金  
谷之樽七言早拙忝序玉臺之咏一字爲褒知  
前輩文名斯在豈浪傳李樹之生問後來作者  
如何莫致廢蘭亭之會

二郎場黃公祠序

知州 周 倬

余之來牧於合也几席未煖賊犯南津街眾數  
萬急召丁勇與官兵之來援者悉力奪擊賊乃  
去然而沿江防禦尙紛紛也未幾有以 黃公  
二郎場殉難原地專祠爲請余曰此余責也然  
奉 旨建祠惟欽惟慎今吾民創夷未起而

合州志 卷之十三  
賊猶在原場介東北衝距州孔遙苟有警宜先  
慮不然余滋不忘也今春又以請余乃出俸倡  
捐撰紳糧之近者董其役命之曰儲費庀材無  
忘無亟五月旣望 公化碧日也余遣人設位  
備禮而吾民之頂祝者亦筐篚哀奠不輟忠義  
所激子來莫禁是斲是畚不數旬而告厥成享  
堂五楹廳事三楹翼有室環有廊儀門鼓樓均  
如式列戟樹屏皆得體祠正中爲公像配享從  
事各以其位次附焉蓋恩德人人之深故不勞  
而集也夫 公之奇勲偉烈見於 制憲駱公

之人奏者詳矣余壯年來蜀匏繫一官三十餘  
載聞 公以江右名宿歷任吾楚有古循吏風  
而永道綏甯諸州余廬墓桑梓所在前年賊擾  
亦賴 公佐討以平心嚮往者久矣去在省垣  
時得友人書知 公將統軍援蜀竊冀素所瞻  
仰者獲洽諸晉接之間而孰知僅於斯地結一  
段香火緣也惜哉 駱公重 公之爲人其人  
告也以比少保于清端公于公嘗刺合後歷封  
疆陟大位今祠之在州域者歷二百年俎豆維  
新而 公以不世出之才遭遇時艱竟不獲展

其猷爲又未知更千百年人之視 公果於于  
公何如也然而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公奉命  
討逆克致天罰有君道拯民水火登之衽席有  
父道取義成仁教吾民以爲臣死忠爲子死孝  
有師道兼是三者可以不朽矣斯地本東北交  
屬而秉彝好德之良固無間畛域若是使其果  
以 公爲師無負

聖天子千

旨建祠風示斯人之至意也他日忠臣  
義士皆祠之所成就也其又可忘乎爰刊 駱  
公之奏於祠壁用志嚮往而卽以示來茲焉執

事自張君德鑑梁君可仕李君正林馬君大經  
以下例皆得悉書以彰勸更可異者祠後有棟  
樹兵燹才已如薤矣經始之夕萌芽突出三日  
怒長四尺許形畧如刀其色黃祠南連珠山之  
麓公鏖戰落馬處也亦有棟長如祠後高三尺  
許色微青噫此豈如弓刀自動思爲厲鬼以殺  
賊與則 公之靈也抑或挂緇枯竹踰月生筍  
如吾楚寇公祠與則民心所感致也余兩疑焉  
並撫之以俟採擇

新建試院發成序

州人 莫春暉

竊維盛代求賢聿重闢門之典與王造士爰崇  
考校之文儲十年之楨幹人擬嶽降嵩生會一  
代之風雲士盡蛟騰鳳起旁招俊乂茅有茹而  
皆連敷求哲人簪無朋而不盡第經名千佛旣  
開選佛之場豈試拔羣材莫築翹材之館方今  
聖天子學校昌明人文蔚起鳳毛麟角胥收玉筍之  
班卞璞隨珠畢集珊瑚之網化久普於菁莪材  
詎淪於葑菲所以文武兼隆特設科歲兩考大  
比待乎三年童試分於各縣如我合邑三江蒼  
萃四里殷遙一富州試有期每以公衙爲聚先

時預備旣苦棹橙之搬移事倉忙尤嘆坐位  
之排擠矮篷蔽日有時驟雨難防翼屋當簷抑  
或颶風莫禁出入維艱老幼尤甚身受者固屬  
難堪目擊者其又奚忍去春城鄉紳糧齊集桂  
香閣共議意欲別買濶基剏修試院只爲需地  
甚寬一時難覓越去秋八月有武庠楊懷超德  
超明超國學騰超國超等願將先年所買城中  
栢樹街街房坐房基址全套請憑三學施作者  
棚誠所謂天假之奇緣而人得所藉手者也維  
時前任州牧荆南陳公時當卸事未任主盟

同事等因獲斯地急欲有成江湖秋至頓懷縱壑之思海浪風高齊奮垂天之翼爰出簿募捐同心協辦去冬十月興工輿情踴躍思集腋以成裘士論歡騰冀匯流而爲海夫豈或退縮自安遷延稍待何幸臘月初旬又值賢侯劉公莅任公車初下急務爲先因河堤之傾圮訊試院之由來勸紳糧而樂助令彼此之共成是知天下事不患爲之無其機特患無有識者之主厥議不患事之無其藉特患無有權者之竟其功今則仁廉大爲主持試院均有攸賴

度宏規而大起構廣廈以千層號列東西場分內外別真贗于茲地定甲乙于崇朝擬以鳳鳴梧岡可集方之駒繫萃野爲招又奚異乎辟雍啟鐘鼓之靈泮水廣鸞旂之澤也哉至于擘謀伊始經理不懈者則有孝廉劉泰呂姜大猷彭光祥明經羅大有陳大猷陳國恩蔣芳耀度支有節會計維勤者則有茂才陳心一袁可立陳鼎新國學華相承戴開遇吳學治耿其熙楊裕銓何廷煜王汝榮王廷俊黃邦緒劉永載姜崇恆楊裕鏞例得鐫篆勒石昭遠垂久若

暉也雖

未任勞輒欲彰美爰表一時之盛用垂奕禩之  
休東壁宏開展卷驚圖書之焜耀西園高敞揮  
毫溢翰墨之光華行見躋龍門之初步卽堪折  
桂蟾宮闢雲路以高騫旋擬攀花閨苑云爾

跋

明

釣魚城志後跋

鄒智

予嘗觀天下之大勢矣立國於北者恃黃河之險立  
國於南者恃長江之險而蜀實江之上游也敵人有  
蜀則舟師可自蜀浮江而下而長江之險敵人與我

共之矣由此言之守江尤在於守蜀也元南侵而必  
自蜀始豈非有見於此歟冉氏弟兄受知余玠而首  
畫城釣魚城之策王堅張珏且戰且守至死不渝豈  
非有見於此歟向使無釣魚城則無蜀久矣無蜀則  
無江南久矣宋之宗社豈待崖山而後亡哉嗚呼當  
茲城之成也宋無西顧之憂元無東下之路使賈似  
道能用汪立信之策陳宜中能用文天祥之策下游  
與上游齊奮內郡與外郡並力天下事未可知也天  
時不齊人事好乖令人有千古不平之憤

會州志

卷之二

七



